

还是先眺望 1983 年的扬州城吧。

那个 16 岁的师范生,第一次坐汽车,第一次闯进扬州城。

用“闯”这个词比较形象,因为我什么也不懂,穿着吊在肚皮上的土衬衫,还有一双老布鞋,就这样带着我在扬州城闲逛。

好在那时的扬州城一点也不时髦。她的道路和古巷实在是太老了。文昌阁、老四望亭、老石塔寺。当然,还有很老很老的树。除了国庆路和淮海路的梧桐,其他道路两边并不是梧桐,而是高大的榆树。

我比较过很多路上的榆树,可以肯定的是,扬州城最高大的榆树在汶河路上。

在榆树和老房子中间,还有一棵著名的老槐树。

老槐树实在太著名了。它处在汶河路西的驼岭巷里。

巷子的名字很怪,叫驼岭巷,那里肯定养过骆驼的。这个不稀奇。1983 年的扬州,骆驼已被关在瘦西湖动物园里了。但动物园的外面,全是驴车。每当我想到 1983 年的扬州,耳朵里还会响起那悠长的驴叫。

我遇见这棵老槐树的时候,昔日的槐古道院不见了,而老槐树正是满枝头的槐豆,叮叮当当响:“南柯一梦”!

是的。南柯一梦。这棵长在驼岭巷 10 号的老槐树一直都在,就是那棵成全了淮南节度使门下小官淳于棼的老槐树。

也许是那年成全了小官淳于棼好梦,老槐树几乎耗尽了全部的能量。我遇见它时,这棵 1300 岁的老槐树只剩下半圈树皮了。

槐豆叮当作响。我看见了那个南柯一梦的主角淳于棼。梦醒之后,那酒依旧温热。我俯视地上,有蚂蚁出没,就在那个下午,我就这样无师自通地理解了普通的时空之外的时间和空间。

神奇的阅读就这样开始了。我先是用一个秋天啃完了那本《南柯太守传》。读完之后,那已是冬天。驼岭巷的槐叶落尽,蚂蚁无踪影,清冷的巷子上,我吸拉着两根清水鼻涕,越想越兴奋:在时间之外有空间,在空间之外有空间。还有,在冬天的扬州之外有冬天的槐安国。

再后来,我又啃完了汤显祖的《南柯记》。读完了《南柯记》,又去读《邯郸记》,还有《牡丹亭》。很多人喜欢《牡丹亭》,但可能心中有了那棵老槐树,我更加偏爱《南柯记》。我一点点读,一点点悟。时空叠加,时空穿越。有那么一瞬间,我觉得我就是那个淳于棼:我

这一天,到公园漫步,走着、走着,突然,惊喜地驻足,啊啊啊,我看到了我朝思暮想的三敛树!

树高五六米,对称工整的叶子循规蹈矩,排列有序。一串串小巧玲珑而又晶莹剔透的酸仔,像是绿色的翡翠,风情万种地悬挂于枝丫间;有些肥硕的酸仔,突兀地长在赤裸裸的树干上,好像是不受管束地从家里逃出来的顽童,正万般好奇地俯瞰人间百态。

童年有关酸仔的记忆,被岁月风干了,一直储存在记忆的深处;眼前的三敛树,犹如一盆清水,将那份干缩的记忆泡胀开来;那一颗颗复活了的酸仔,遂在我脑子里拼凑成一张完整的图片……

童年在怡保,曾有一个时期,我住在乡村的一所木屋里。左邻住了一户非常和气的马来人。莱蒂法阿姨早婚,才 30 来岁,便生养了五个孩子。尽管屋子里里外外都有着尘埃看不见又做不完的家务,可是,莱蒂法阿姨还是保持着超好的脾气。她有点跑牙,不笑也似在笑,一天到晚都好像喜气洋洋的样子。

记得有个早上,柔软的阳光像雪糕一样冰凉,我看到莱蒂法阿姨右手拿着一根长长的竹竿,左手拿着一个塑料袋子,往后方的小丛林走去,我站在自家门口愣愣地看着她,她

们名字中间的音是相同的。

再回来,我就被分配到乡下教书了。像梦一样的 15 年。在那个 15 年的蚂蚁洞穴里,我和我的学生们共同成长。我写诗。

我写童话。寂寞的时光里,最爱做的事就是和邮递员去河边等待每天抵达的邮包。因为太渴

望远方来的好消息了,邮递员后来直接把剪开邮包锡封的事交给我了。不大的邮包里有信件,有杂志和报纸。报纸是两天前的,到达乡村的时候,还算新闻。这也是另外的时

间和空间。很多时

候,是没有消息传递到我的“小槐安国”的。世界把我遗忘了。

好在还有文学慰藉着我。书本上那些寂寞的文字多么像蚂蚁啊。我的蚂蚁王,我的蚂蚁兵。在反复搬运着我的时空。友人送了一套袁可嘉先生主编的《外国现代派作品选》,厚厚的八大本。说非常难读。但我觉得好读啊。里

面的时间和空间,结构和解构,梦与梦,梦之梦,梦里梦,梦外梦。都是驼岭巷的那棵老槐树枝头上的槐豆。

对了,即使这么著名的老槐树,也仅仅是扬州 002 号古树。001 号的身份很有意思,是隔得不远的老银杏——文昌西路上车水马龙中央的老银杏树。

老银杏树过去属于木兰寺,那个著名的“饭后钟”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棵老银杏树下。

“王播,少孤贫,尝客扬州惠昭寺木兰院,随僧斋餐,诸僧厌怠,播至已饭矣。后二纪,播自重位出镇是邦,因访旧游,向之题

我搬到这个老小区后,每年秋天白露时节,就看到有人开始斗蟋蟀。最劲的是二楼开书报亭的小唐的男人,据说他有上百只泥盆,有些还是上了年份的龙盆,早些年他喜欢到七宝乡下捉蟋蟀,也特地跑到山东济宁一带去收购好虫,后来小唐同他吵过几次,他山东不跑了,到南文庙花鸟市场觅上十几只斗虫回来。小唐男人的蟋蟀玩件住在隔壁一栋楼,年届花甲,看上去仍显得后生,邻居习惯称呼他小名憨憨。憨憨是单位驾驶员,经常出差跑苏浙,他的蟋蟀都是沿途捉来的。他还会掏鸟窝,家里养了两只白头翁,是他用绿豆粉蛋黄糊,一小勺一小勺从雏鸟喂大的。他伺鸟如此了得,养蟋蟀的细心更是可想而知。

小唐男人与憨憨斗蟋蟀一般在周末午后,两人各带着几只斗虫,蹲在小区走道边斗个你死我活,三两看客撇着屁股,伸长头颈看热闹,有时我也会去轧一脚。他俩各执一根暗黄斗草,不时拨动着泥盆里各自的斗虫,引牙扑咬。随着瞿瞿叫声,盆里斗虫几个回合,斗败的落荒而逃。不知怎的,小唐男人斗虫输多

酸仔情意结

(新加坡) 尤 今

转头问我:“你要来吗?”好奇的我,便一蹦一跳地跟在她后面,进入了小丛林。只见她站在一棵不很高的大树旁,仰头看了一会儿,便举起了手中的竹竿,一下一下地将树上青翠的小果子打下来。她蹲在地上,轻车熟路地把果子捡起来,放进塑料袋子内;不旋踵,便装满了一袋。馋嘴的我,径自拿了一枚放入嘴里咬着吃,一入口,哎哟!那酸夺命的酸味像旋风般直冲脑门,我龇牙咧嘴,惨叫连连,几乎连眼泪也飙出来了。平生第一回与酸仔的邂逅,竟如斯狼狈!“哈哈,哈哈!”当时莱蒂法阿姨那惊天动地的笑声,把鸟儿都惊飞了。稚龄的我,并不知道,酸仔其实只能用来烹饪,不可以生吃。

当天傍晚,莱蒂法阿姨家中飘出了一缕一缕的香气,那香气,充满了旺盛的生命力,向四处游移,化成了一个钩子,勾出了我们肠胃一串串叫声,连妈妈也不由得频频翘鼻赞叹:“好香啊!”

过了不久,莱蒂法阿姨上门了,手中捧着

已皆碧纱幕其上。播继以二绝句曰:‘二十年前此院游,木兰花发院新修。而今再到经行处,树老无花僧白头。’

为什么它要占据 001 号呢?是的,这是我当年的不服气。记得年轻的我,特别喜欢讲老槐树的故事,不太喜欢听老银杏树下的故事。但是,不喜欢老银杏树下的故事,并不等于老银杏树下的故事不会发生啊。可以这样说,老槐树给淳于棼的梦是闭着眼睛做的,老银杏树前给王播的饭后钟是需要睁着眼睛听的。

这么多年过去了,我几乎是每天晚上都在默默眺望老扬州的两棵老树,眺望之后就是埋头写作,从 18 岁写到了 50 多岁,我把 002 号老槐树的故事化成了诗歌,而把 001 号老银杏树下的故事统统化成了小说。

001 号、002 号……这两棵老树,真的就是苦乐人间的一对最为坚硬的犄角呢。

那时居住在宛平路吴兴路中间一条陋巷里,离肇嘉浜路林荫大道近在咫尺。那儿春天杂树生花,夏秋林木蓊蓊,也许园林部门注重乔木绿化,鲜有芳草,也无乱石,知了金龟子皮虫不少,蟋蟀难觅,偶尔捉到几条,体型小,斗不凶。斗虫游戏在弄堂里小伙伴中难成气候。听说七宝有好虫,但无人跑老远路去抓。

我还是在海门外婆家找到了玩蟋蟀的乐趣。院子大水缸边的砖缝里,后院墙角瓦砾堆,不论白天夜晚,总有蟋蟀瞿瞿鸣叫。我翻瓦移砖,捕捉来,有的乌黑油亮,有的金翅红头,不论黑虫黄虫,只要是三战三胜者,我分别封它们黑将军黄大王。曾经捉到一条颈部缀着粒芝麻似的黄点蟋蟀,我搜索枯肠,称为桂花虫。没有玩件,我独自斗虫。赢虫饲以饭粒毛豆辣椒,再来淘汰赛。输虫放生。临暑假结束,场院角落里蟋蟀捉遍了大半。那回返沪,乘上江轮,我不由顿足:玩昏了头哉,那只大王虫还留在陶罐里。

其实我年少时也嗜好斗蟋蟀,



走路的云



死谏报国恩
寄儿保香火
寄子 (设色纸本) 朱 刚

书房风云

在书房里待了一整天。瞌睡、发呆,被不同的文字和声音拉扯,见证暴雨一次又一次从林中生成。风鼓动着树大声呼喊,模拟出飞鸟的鸣声,雨一阵一阵打下来,弄得树冠东颠西奔。书房的窗,瘦瘦的,框住了森林、雨雾、远来的云,成一个立轴,上演一幕幕风云故事。

那时居住在宛平路吴兴路中间一条陋巷里,离肇嘉浜路林荫大道近在咫尺。那儿春天杂树生花,夏秋林木蓊蓊,也许园林部门注重乔木绿化,鲜有芳草,也无乱石,知了金龟子皮虫不少,蟋蟀难觅,偶尔捉到几条,体型小,斗不凶。斗虫游戏在弄堂里小伙伴中难成气候。听说七宝有好虫,但无人跑老远路去抓。

我还是在海门外婆家找到了玩蟋蟀的乐趣。院子大水缸边的砖缝里,后院墙角瓦砾堆,不论白天夜晚,总有蟋蟀瞿瞿鸣叫。我翻瓦移砖,捕捉来,有的乌黑油亮,有的金翅红头,不论黑虫黄虫,只要是三战三胜者,我分别封它们黑将军黄大王。曾经捉到一条颈部缀着粒芝麻似的黄点蟋蟀,我搜索枯肠,称为桂花虫。没有玩件,我独自斗虫。赢虫饲以饭粒毛豆辣椒,再来淘汰赛。输虫放生。临暑假结束,场院角落里蟋蟀捉遍了大半。那回返沪,乘上江轮,我不由顿足:玩昏了头哉,那只大王虫还留在陶罐里。

其实我年少时也嗜好斗蟋蟀,

其实我年少时也嗜好斗蟋蟀,



眺望两棵树

庞余亮

神奇的阅读就

这样开始了。我先是用一个秋天啃完了那本《南柯太守传》。读完之后,那已是冬天。驼岭巷的槐叶落尽,蚂蚁无踪影,清冷的巷子上,我吸拉着两根清水鼻涕,越想越兴奋:在时间之外有空间,在空间之外有空间。还有,在冬天的扬州之外有冬天的槐安国。

再后来,我又啃完了汤显祖的《南柯记》。读完了《南柯记》,又去读《邯郸记》,还有《牡丹亭》。很多人喜欢《牡丹亭》,但可能心中有了那棵老槐树,我更加偏爱《南柯记》。我一点点读,一点点悟。时空叠加,时空穿越。有那么一瞬间,我觉得我就是那个淳于棼:我

那个傍晚向我走来时,我并没有感觉到不同。蝉声已随夏日隐没,蚍蚍儿却另有一番如歌如履的欢腾。

住一楼的我们家,大门朝里敞开着。铁板漉进了炒菜做饭的蒸汽,四周泛出温暖的锈色。门左侧挂着不大一块匾,白底,写有四个黑字:业余门诊。匾用老榆木做成,有着我喜欢的天然糙砺的纹理。

那是 1981 年,改革开放第三个年头。父亲想承包医院,被母亲阻止了。为了让妻子逐渐接受自己的观念,父亲决定先把自己家变成业余门诊。这个门诊是非营利性的,类似于慈善机构。父亲说,附近邻居,包括拾荒乞讨的,有个小伤小病也就不跑去医院了。母亲听到“一概不收费”,马上精神抖擞笑靥如花,只用了半个晚上,便把家里弄出一块医疗角。这个一平方米见方的角落,即便在黑暗中也是肃然白净的。

每到全家人坐在圆桌旁吃晚饭,医疗角便会用屏风围上。我亲手做的纸壳吊牌在屏风上摇晃,上面写着,“闲人免进”。

几个月后,中秋的黄昏轻轻撩起我家门帘,给桌面摆放了一盘福源馅月饼,又送来一个急需就医的患者。

“医生在吗?”问话是个瘦小男人,衣衫褴褛,脸色蜡黄。

“我就是。”父亲起身。他和瘦小男人之间隔着一桌饭菜和那盘月饼。我注意到父亲眼睛睁大了,黑黑的瞳仁像幽深的湖水。

“走错门了。”来人突然语无伦次,这让我不由得回身打量他。他的右胳膊脱臼一样垂落着,那是一只饱蘸了鲜血的胳膊。就在他站立处,鲜血正顺着地板缝求生一般用力爬着。天边仅剩的一抹夕照,为这一切镀上金色的边框,那边框也在流淌。

“请留步!”来人即将迈出大门的一瞬,父亲大步走上前把他拦住了。父亲说,伤口太大,必须马上处置,语气不容

天心月圆

杨逸

商量。那只血胳膊又返回了屋里。这场处置耗时良久,天已黑透,缝了针的胳膊才缠上了纱布。地上是大量医用脱脂棉、纱布和血迹,父亲送患者的空当,母亲边收拾,边后悔起开这个门诊。“没法过日子了,我得把牌子摘了。”她说得信誓旦旦,却没碰门口的牌匾一下。父亲回来仔细清洗了双手,没坐回饭桌,径直站在了窗前。点着一支烟,他望着天心那轮渐渐明亮的圆月。

“你们猜,刚才来的,何许人也?”一支烟尽,父亲转过身,徐徐问道。他黑黑的瞳仁又一次让我想到幽深的湖水。

“难道是某某?”我灵光乍现般脱口而出。

“正是他。”父亲说完,小我一岁的妹妹倏地弹跳起来,一双脚连蹬带蹦,问父亲,为什么不早说?我要打他!爸爸你为什么不打他还要救他?”

到妹妹喊累了,蚍蚍儿的歌唱也沉寂了些许,父亲才再次开口。“命运已经惩罚了他,他已落魄至此。小二,你长大不是要当医生吗?当医生就要救人命,不管谁的命,都要一视同仁。”

妹妹抽泣着,哭了。祖母、母亲和我,也默默淌着泪。

父亲当天救治的,是个拾荒时被碎玻璃瓶刺穿胳膊的中年人。十五年前就是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人,打折了我祖父的腿,又在我父亲身上,烙下了一百个疤痕。可是十五年后,命运竟这样安排了他和我们一家人的重逢。

那个朗月高悬的中秋节,父亲用皎白如雪的慈悲,为幼小的女儿们,烙上了生命的底色。

三次最美中秋月永记心中,忆念月光下感人的幸福小夜曲,请看明日日本栏。

月圆之时
责编:殷健灵

三次最美中秋月永记心中,忆念月光下感人的幸福小夜曲,请看明日日本栏。